

小城，大河，冬之梦

□卢姝姝

叶

满目金黄。一年之中，色彩最饱满的季节到来了！深秋刚过，初冬已来，大自然像一位神奇的画师，将色彩的运用挥洒到了极致。静坐窗前，视线从六楼落至院内。一年四季葱绿平整的大草坪上，星星点点地栖息着或金黄或橘红或深褐的“蝴蝶”。它们被秋冬的寒风催起，早早晚晚地离开枝头，熙熙攘攘却又安静肃穆地绽放着最后的绚烂。一场无声的雨，一阵漫天的风，便将它们驱离舞台，再被一把扫帚或一双脚印送进土地，化作明年的春泥。

而将这一团常年不枯的绿意和栖落着的“蝴蝶”们围拢起来的，是士兵似的二十几株银杏树。从春天伸出的满树小手，到夏季撑开的蓬勃绿伞，从秋日荣耀的盛世金黄，到冬寒萧索的肃穆庄严，它们沉默着，嬗变着，成长着，庄严着，直至某一天走向永远的衰落。而这衰落也是悄无声息的，用不了多久，一株枯树的枝干根脉便会被拔起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株鲜活蓬勃的生命，又一场生与死之间的轮回。有些树死了，而万山之中，更多的树还活着。纵然叶离枝头，纵然枝老根枯，纵然被斧劈被火烧，腐烂入泥或化作灰烬……只要有山水，有空气，有阳光雨露，有白云飞鸟，便会有不尽的树，有不息的叶，有层层叠叠的希望，有一年接一年流转的光阴和一季又一季永不幻灭的色彩。

河

秋慢慢走远，冬季的寒在一场湿雾与一阵寒风的交替间，馈赠给人们或朦胧浪漫或清明高远的世间。

云深岚厚的日子，天地失却了界线，大河，小城，车流，人群，似在画中游，又似在云端。而天朗气清的时光里，大河澄净，似海，又似倒过来的天。中条山平直一线，几簇峰峦间，薄雾如盖，端如一千多年前寇相在此诗言：临水数村谁画得，浅山寒雪未销时。

小城安然，大河静流。一千年，一万年，似乎从来不曾改变。当你漫步沿黄生态廊道三门峡段，轻触沿黄公路一侧绿茵缤纷的堤墙，拨开草叶，那指向细腻滑润的泥沙，便是母亲河在千万年时光里左冲右突、奔涌激荡的见证。流水不腐，户枢不蠹。从青藏高原一路高歌而来的母亲河滋养了中华儿女，也塑造了这座名为三门峡的小城。小城从无到有，从小到大，从黄河岸边纤夫饱含热汗血泪的号子中，从车马辘辘沟壑深深的崤函古道中，从莽莽崤山巍巍函谷的兵戎喊杀中，从老子《道德经》的声声吟诵中，从“望三门，三门开，黄河之

水天上来”的诗句中……三门峡在历史和人民的淬炼中，涅槃为黄河胸前的一颗明珠。小城因河而生，因河而兴；而大河则因城而愈美，因城而愈壮。从上古时期的斧劈三门，到新中国成立后的“治黄万里图”，万里黄河第一坝的崛起，让“黄河安澜 国泰民安”八个大字永远地镌刻在黄河三门峡峡谷的石壁上，彰显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“中流砥柱”精神。

冬日大河，最是壮美。于极目处远眺，河流如练，天水一色间，如屏的中条山苍黛沉稳，绵延的河岸线金绿交织。苍黛与金绿之中，蓝玻璃似的水清黄河之上，点点白羽，如花，似雪，缤纷着、轻盈着大河的冬日之梦。

鸟

冬犹浅，大河尚未入梦。鸟儿却早早地来了。这些在万里长空不知振羽了几千万次甚至上亿次才抵达这里的鸟儿，有着非比寻常的智慧和毅力。从蒙古国、西伯利亚、青海湖等地为起点，它们以季节为令，一路向南，于万米高空与黄河对望，穿云披雨，一心一意，奔向这一片越冬的天堂。在甘山的黄桦树刚刚披上红装之时，在陕州地坑院的青砖初初蒙上白霜之际，在宽阔激荡的大河随着季节的沉淀变得清澈平静的时候，它们来了——翩翩羽翅上还挟着北方凛冽的风，清亮双目里还映着黄河蜿蜒的倒影，在黄河三门峡湿地的一湾湾水域里、一面面湖泊上、一丛丛芦苇间，它们扬起优美的颈子，终于向天唱起胜利的凯歌。

三门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头连着城市，一头接着黄河。轻寒未雪的日子里，近万只白天鹅在这里“云”集——湖面净蓝、白羽成堆，那不是天空里的云，又是什么？只不过这些水上的“云”，比天空之云更加灵动，更加鲜活。它们或张开数米长的白翅，一跃而起，于湖面上盘旋长鸣；或昂头扬颈，于百鸟簇拥间独舞高歌；在蓝天与碧水之间，它们自顾自地游弋、滑翔、歌舞，有时也会将头颈探于翅间小憩，或顾头不顾腩地钻入水中觅食，甚至不顾形象地与同伴争吵、斗殴——“咕咕嘎嘎”“扑扑簌簌”。若你恰于此时立于岸边，面对此情此景，也只能惊讶地安静地张大嘴巴，除了旁观，也不能也不应做出任何干涉，因为这里是鸟儿们的世界，是白天鹅的舞台，我们做那个静静欣赏的观众就好。

冬之大河，白天鹅是主角，但亦有演绎不同角色的精彩配角。红嘴鸥的到来，让原本仙气飘飘的天鹅湖多了几分世俗的热闹。这些活泼的小精灵，贪吃是它们的本色，面对岸上游人手中的食物，它们灵巧地穿梭来回，毫不客气地笑纳，翻飞于岸上的人与河中的鸟之间……



我与天鹅的独家记忆

□纪雨童

1
2025年，初雪已达，尽落远山。

娘娘山第一次以如此的样貌直抵眼底——墨蓝与雪白交融，绵延成一幅横亘千里的妩媚江山图。

雪线止于山巅，未曾惊扰湖畔。风，却无所顾忌，带来了寒冷刺骨。

阳光，似近犹远，好像隔着层薄的玻璃，明亮又疏离地铺陈在水面上，温暖未达。

湖，静水流深。

成群白天鹅悠然浮游，如一簇簇盛放的雪莲；木栈道半隐于水中，残荷卧波、凋零枯黄，干细的“脖颈”倔强地挺立，叶片拧干了水分，皱成一缕风韵，弥漫在湖上。出淤泥而不染的魂，硬是把这一池流淌的碧水和圣洁的世间精灵，染成冬日最相得益彰的写意画。

2
独行河岸，宁静怡然。

记忆像清凌辽阔的母亲河水，漫过20多年的时光。

与天鹅的初遇，在《安徒生童话故事》里。它们是11个王子的化身，是纯洁与坚韧的图腾，种在了许多人的心底。

而第一次寻找白天鹅，是20多年前的那年冬天。那时，河水结了薄冰；那时的天鹅湖畔，还是大片的沼泽，芦苇随风飒飒作响。我和一行摄影爱好者，从1号码头徒步走到三门峡大坝，淤泥没脚面和裤腿，芦苇叶子挂住了脸和手臂。带着征服的欲望空手而归，却有了一次与大自然美好相遇的体验。

从零星数点到成千上万，三门峡成了白天鹅每年从西伯利亚来栖息过冬的生态宜居之地。三门峡有了天鹅湖，因万只白羽冠誉“天鹅之城”。

3
20多年的时光，写过许多关于它们的文字。看着它们成为这座城市最

亮眼的存在，与这座城市产生足够多的联系。曾经冒着细雨冷风，穿过深水将受伤的它拥入怀中。快艇之上黄河水飞溅的白浪里，它金黄色的眼眸盛满哀戚。它沉重的羽翼比想象中更令人心惊——该蕴藏多少力量，才能托起这皎白身躯翱翔天际？

2015年夏天，6只软萌的天鹅宝宝破壳而出，大天鹅自然繁殖孵化的奇迹冲上热搜，也让三门峡的名字走得更远。

4
众里寻它千百度。也曾坐着车一天一夜不眠不休，到包头的乌梁素海救回55号大天鹅。一路奔波风尘仆仆归来，这场关于生命的救赎和尊重，重新定义了我与它，我与大自然对话的意义。

一只鸟与一座城，究竟是什么样的距离和缘分？

2017年，《魅力中国城》竞演，“天鹅之城”三门峡打出白天鹅的名片，直闯小组赛十强之首，获得“中国十佳魅力城市”之荣耀。这是白天鹅送给这座城市的礼物之一。2020年，三门峡出土罕见青首铜壶。这只被确定为就是现在三门峡过冬的疣鼻天鹅的青铜壶造型独特，肯定了三门峡地区在2000年前的汉初就有了白天鹅。

千年一瞬，万里归途——这究竟是冥冥之中的照拂还是血脉的归依，答案或许并不重要？重要的是，白天鹅落脚的地方是一条光明的河。

而今，更喜欢独自在湖畔上，与它们遥遥相望。喜欢它们振翅时搅碎天光云影，看它们在滩涂林间那般安然自处的模样。

今年的白天鹅来得早了些，随之而来的还有上万只红头潜鸭，许多摄影爱好者和旅行者。

鸟鸟云集，尽显生态之美。如今，在三门峡黄河湿地栖息的野生鸟类从20年前的175种增加到了315种，还有白头鹤、大鸨、黑鹇、中华秋沙鸭等11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。

亲爱的你，到这里来吧！在三门峡的冬天，来一场天鹅之约吧！

天鹅翩跹·城韵悠长



跨越千年的菊语

□刘晓

朋友于乡间偶遇一丛明艳黄菊，执意要为我们带几株回来。我欣然应允，另一位朋友却婉拒：“家里种菊花不好。”我不禁哑然失笑，耳畔响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歌曲《中华民谣》：“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”。

菊花的原产地在中国，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国人钟爱的草木，而它被一些同胞贴上“丧葬花”的标签，不过是近几十年间的事。秋冬绽放的特性，让它因花期长、耐保存，成为西方万圣节、万圣节的祭奠之选——1919年一战停战纪念时，法国人用菊花悼念阵亡士兵，让这一习俗广泛传播。二战后日本全面西化，将其纳入国葬礼仪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，这一用法经日本传入我国，21世纪后才逐渐在各类葬礼中普及。

古人早已赋予菊花丰富的美好寓意。它是“寿客”，“晚开晚落，俗称为花中之最寿者”，晋代傅玄在《菊赋》中直言其“服之者长寿，食之者通神”；魏文帝曹丕更在重阳节赐菊于重臣钟繇，以寄长寿之愿。它能辟邪，汉代便有“用菊避疫”的传统，唐代徐夤在诗中写“消灾辟恶君须采，冷露寒霜我自禁”，印证了桓景登高饮菊酒避灾的传说；它可赏可食，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”道尽观赏之趣，屈原“夕餐秋菊之落英”则早将其纳入饮食雅事；它还是鬓边风景，杜牧“菊花须插满头归”的放达，陆游“折得黄花插满头”的童趣，让插菊成为穿越千年的风雅。

更难得的是，菊花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图腾。它是君子的象征，黄庭坚言“君子当如菊，天寒花更香”，郑思肖以“宁可枝头抱香死，何曾吹落北风中”彰显坚贞气节，就连《甄嬛传》中的眉庄，也因偏爱此句而自带菊的清傲；它是淡泊的写照，“人淡如菊”四字恰是不慕繁华、自守清芬的气质描述；它亦有豪迈风骨，黄巢“冲天香阵透长安，满城尽带黄金甲”的磅礴，朱元璋“要与西风战一场，遍身穿就黄金甲”的壮志，让菊花挣脱了柔弱的刻板印象，尽显英雄气概。

菊花的花语，从来都由观花人的心境书写。千百年来，菊花从未改变，始终静默绽放着种种面容、万般姿态，改变的只是世人的眼光与境遇。菊花可以是祭奠逝者的肃穆之花，也可以是祝福长寿的吉祥之品；可以是隐士的淡泊象征，也可以是勇者的精神注脚。就像人生，本就沒有固定的模样，重要的是守住内在的本质，如菊般历经风霜而不改其香，穿越俗世而坚守本真。

我将那丛明黄置于窗前，看冬日暖阳为它慢慢镀上金边，看它层叠的花瓣缓缓舒展。它不语，我却看到了岁月沉淀的绚烂——那些被遗忘的诗句，被误解的美丽，被时间叠加的生命力，都在这一缕菊香中，重新醒来。

蒸汽弥漫中，面香混合着粉条的香味扑面而来，充盈着肉香……人间烟火味，最抚凡人心。此刻，我竟品出了几分岁月静好的滋味。

我喜欢做粉蒸肉。当一家人围坐，说说笑笑间，一种能让家人吃上可口饭菜的满足感便油然而生。

第一次吃粉蒸肉，还是刚记事的时候。我接过奶奶盛好的粉蒸肉，直奔窑洞门口，转眼，黄色大搪瓷碗就见底了……奶奶把自己碗里的匀给了我一些，没了刚才那阵饥饿感，我便放慢筷子，一口一口地吃，细细品味粉条的清香、土豆的甜香、玉米面的醇香，还有黄面馒头碎块的面香。“吃饱了吗？”奶奶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。“好吃！”我舔了舔下舌头，“居然还有花香。”

一抬头，窑洞顶上的迎春花如瀑布般垂下一个个小喇叭，蜜蜂在上面嗡嗡地闹着。

姐姐说：“咱们家的光景，一定会像迎春花一样盛开的。”这句充满诗意的话，我当时虽听不大懂，却一直留在了心里。

我上小学了，家里的条件真的像迎春花一样，越开越灿烂。一到过年过节，就有粉蒸肉吃了。

母亲做的粉蒸肉很好吃。我烧着火，好奇地观察。只见她先将五花肉切成半指厚的片，让姐姐用十三香和酱油腌制，说这样可以去腥提鲜。水汽蒸腾中，母亲铺上提前泡

软的红薯粉条，撒上自家磨的玉米面，有时还会放入搓碎的馒头，用来吸取湿气，让粉蒸肉保持清爽。

姐姐则拿出和好的面团，推开，卷起，如此反复，直到擀得薄薄的，比筷子大出一圈，铺在篾子上备用。

水烧开后，母亲把拌好的粉蒸肉倒在篾子上，放入锅中，盖上厚重的木锅盖。火舌红通通地舔着锅底，厨房里的香味在静静酝酿……而我们，说笑着，等待一场舌尖上的盛宴。

待月亮爬上瓦屋，院中洒满清辉，便是我们一家团聚的时刻。我们姊妹几个忙着搬桌凳、拿碗筷；父亲夹起一块肉给我，话语里满是偏爱；母亲则忙着给大家盛饭，脸上泛着幸福的光泽……这时，我们一边吃着粉蒸肉，一边听奶奶和母亲讲“嫦娥奔月”“玉兔捣药”“吴刚伐桂”的故事……

“粉蒸肉最好吃了！”我突然嚷道。

“姐姐长大了，给我们做粉蒸肉吗？”父亲笑着问我。

“做！做得多多的！”我响亮地回答，心里满是对未来的憧憬。

“粉蒸肉会有的，什么都会有的。”姐姐眼里也闪着光。

后来，我们家过节时的食物越来越丰盛，真的既有粉蒸肉，又有煎炸烹炒的各种美食，还有一盘盘瓜果。

母亲善于根据时令变化配料。春天，母亲做白蒿粉蒸肉，清新淡雅，带着春日的生机；初夏是洋槐花、紫藤萝粉蒸

画

□聂爱蓉



冬天的树
是大地在天空的写意
风作画师
把云絮研成淡墨
枝丫饱蘸寒色
在无边画纸上
时而顿挫
时而飞白

最细的枝条
似青瓷上决裂的冰纹
经霜的藤蔓略带醉意
与粉墙共临一方残帖
秋风一个哈欠
世界便安静了
满地都是
散佚的印章

伏牛



题字：邵玉铮